

# Story chapters- beginnings

---

土地遼闊的那東方強國正一點一點的在逐漸衰敗著，許多的各國列強不斷入侵，一國國政卻像是少了主見似的不斷被各國豪強所主導、修改...

外部破壞、內部崩毀正侵蝕著那歷史悠久的廣大土地及生根於此的所有國民，首當其衝的必然是與帝王相關的皇親國戚，再持續、不斷往下延伸至地方貴族、世族、百姓、貧民...如同乾裂大地迅速汲取水分的速度，名為政策的毒藥持續在國土中擴散。

傳統的建築之間穿插著許多的水道，跨過水道連結街道間的石造橋梁上頭有行人打著紙傘散步說笑，磚瓦砌成的石牆小巷子那頭有幾個孩子蹲聚在一起玩著鬥蟋蟀又或舶來品的透明玻璃小彈珠。

幾個船夫使著竹桿兒在水道上頭，撐著小船在如鏡面一般的水道劃開一尾巴的漣漪。

「要變天了...」小船裡頭的竹簾被撩起了末端，竹簾裡頭那聲音清透的響，棕色的髮絲隨著捲入竹簾裡頭的溫風飄著。

「大小姐，要不咱先下船去給您們買把傘？」幾名侍女在竹簾外頭聽見了，在小船上微微蹲下身子請示了一下船艙內的幾位小姐。

「不了不了，應該會在下雨前返回紙家大宅的，妳們這下去多繞才會被雨淋的。」另一位女性聲音在竹簾的那頭笑得開心。

竹簾船艙裡頭坐著三位小姐，她們還沒有什麼實質上的社會地位，但僅僅只是身處家族的位置就夠她們聚在一起談心閒聊當個閨房好姐妹了。

中國的古氏四大家族，在這長年的君王制度下他們並不能稱得上皇親貴族，但是這四個家族卻擁有來自國家加封的皇印，除去他們的祖先曾為皇室工作之外，就這麼單單只是有著古老歷史的四大家族罷了。

而加封皇印卻不為官臣的主要原因，說出來也不過就是因為那些個喜愛閒雲野鶴生活的祖先們，身為上閱天文、下觀地氣的道士們...寧願揮灑筆墨書寫一張張沒人看得懂的符文咒紙，也不願為國分擔解憂的抄寫幾捲竹簡。

並不是以前的皇族們就這樣輕易放過他們，而是這一揮奏摺要抓人回來，會預言的其中一個被驚動、剩下三個也跟著灰溜溜同時不見蹤影，這是經過了許多朝代的正確歷史紀錄...所以各個朝代乾脆就是給他們個皇印，平常也不奢望他們管些啥、就是要緊事兒的時候出個面來一下。

「說到這兒，小織兒你們家的問題要緊不？要不讓硯姐姐幫妳一把？」年紀稍長的姑娘實為硯家大小姐，名為硯芳草。

硯家姑娘兒有著一對精明的鳳單眼，相反於女兒家要有纖柔長髮好盤髮成家的俐落短髮，身為四大家族同輩中年紀最長的女孩兒，在相處上也同樣是用姐姐的方式在照顧的一夥兒弟妹，此刻她帶著有些擔憂的眼神看著紙家的小姐。

「謝謝芳姐姐，織兒自己...可以處理這件事情。」有些苦笑婉拒了對方。

要變天了，不管天氣或者國內的局勢...又或者單論家族中的氛圍。

紙張糊起縫隙的樹漆木窗外，不斷滴滴答答響著雨聲的落在長廊的青磚石板上，花園中的繡球花枝葉上滑落滾滾水珠進入下方的水塘，塘中荷花葉上頭的小青蛙被水珠沾了一下後跳進水中...

吸滿燃油的燈芯紙蕊被點燃後，置於小巧的紙花燈籠中...家族中年紀中等的侍女提著燈籠走在前頭，後頭跟著的是那位剛返宅的紙家大小姐，她明白這種夜深人靜的時刻被家中長輩召喚至這樣的深院別舍的意義。

眼前那扇還未被推開的紅漆木門，女孩前些日子才被召喚過一次，僅僅一次就讓她知道門後的世界與她所學之事完全相反，是個充滿敵意的空間。

「二娘，您喚我嘛？」開頭就是一個諷刺的語句，紙織可沒想過要對眼前這人低頭。

「...是啊。」女人在珠簾後頭裝模作樣的樣子令人不悅，眼前的女人不喜歡自己，自己也不喜歡這女人，互相蘄露的敵意根本不需要掩飾。

「三天後妳就啟程離開這吧，這個家留不下妳。」女人在珠簾後頭檢視著自己的手指上頭的那顆有著相當份量的白玉戒指，不太有所謂的口吻。

「墨家...沒有說什麼嗎？」紙織低垂眼睫，她頭一次感受到自己的無力，感受到做為未嫁女兒家的任人擺佈...

「說什麼呢？妳對著那沒法出嫁的夫家還這麼點心思不？對方就是看不上妳才悔婚，妳這時候還想打聽人家的意思，要臉不？」女人一掌拍在床塌的扶手上，引來一旁的侍女竊竊私語。

「一樁婚事告吹，還去在意別人家在想些什麼！可笑。」

「簡直跟那個大夫人一個樣。」

「可不是嗎？大夫人的種嘛。」

紙織閉上眼，聽著周圍越發吵雜的聲音，她必須忍...眼睫下那墨色的眼眸垂望著地板上的手織地毯...打算平靜自己、假裝聽不見這些聲音，她必須聽不見...

如果當初不是因為自己婚事，規矩裡頭需要這麼一位女主人來嫁送自己，她根本不需要多這麼一個繼母。

「丟光紙家一族的臉！」

「給我閉嘴！」

一聲冰涼的怒斥，不知是哪裡不同...竊竊私語的侍女們在那瞬間被震懾住、原本藏於珠簾後頭的女人也同樣怔住，穿過珠簾看見的是一向乖巧的女孩兒毫不掩飾的鄙夷表情。

「妳們真以為這樣一夥人進入紙家，就能給自己撐起點臉面嗎？」紙織鄙夷的目光掃過珠簾後頭的女人以及陪嫁而來的侍女們，一個嘲諷帶著氣音的輕笑噴了出來。

「嘖...連四大家族之間關係都搞不清的平民就是麻煩，四大家族同樣歷史悠久正因為互相扶持而活，息息相關、環環相扣...都進入紙家半年三載了，居然還沒一點學習。」跟平常溫潤的聲音完全不同，應該說聲音是一樣的，但平時那樣乖巧、順從的語氣早已全然消失殆盡，取而代之的除了嘲諷跟冷笑，最多的就是鄙夷與搖頭嘆息。

「爹爹真是的...怎麼會找來這種姿色都不足以上檯面、骨子裡又只剩愚蠢的女人想來掛名紙家夫人呢。」

無奈的嘆氣，稍早的時候硯家大小姐才告訴她要小心處理這件事情，但是她可真的忍不下去了，就像是難得氣溫舒適的清晨，有隻太過早起的公雞胡亂鳴叫...那是必須被處理掉的。

紙織雙掌合併、合著手搓出一個氣團，對著那小小的氣流球體說了幾句話。

「爹爹...您果斷點，休了吧。」

「織兒不打算結婚，家裡也就不需要這種掛名的女主人了。」

一個輕巧的拍掌，氣流球體崩成幾縷細碎的氣絲從窗口、門縫、天井等不同的地方鑽了出去，而在那最後一縷氣流鑽出縫隙之後的隔天...

再也沒有人見過這個家裡所謂的二夫人。

玉煙斗的那端燃燒著細碎的煙草，男人並沒有將煙斗至於口唇邊，僅僅只是點燃後放置在一旁任煙草薰燃起縷縷輕煙...

「妳真想去嗎？」男人看著眼前站著自己家的閨女，幾番琢磨後才頭疼的問出這麼一句簡單的話。

「不輕易言論對錯，即是嘗試之後才知道。」紙織手裡拿著一個簡單的西洋式皮箱，那是筆家的小姐送給她的禮物。

一族當改、餘三族皆須改，這是傳統也是墨守。

「唉...家裡的女人怎麼就這麼留不住呢，至少住所讓爹爹給妳打點打點吧。」男人搔了搔腦袋有著幾番無奈的口氣，這怎麼從他入贅之後怎麼就一點清閒都得不到呢真是。

紙家有別於其他三族的一脈單傳。

——單傳女兒家。